

台湾省城侠义宗师松柏生珍品集

松柏生谐谑武侠系列

帅哥强强滚

〔台湾〕松柏生

上



延边人民出版社

台湾

松柏生

武林外史系列

帅哥强强滚

①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封面设计:郭羽丰

松柏生武侠小说系列

帅哥强强滚(上下册)

(台湾)松柏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52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 80599 - 715 - 2 / A · 247

印数:1 - 15,080 册

定价:19.80 元



松柏生 台湾高雄人氏，长期以来专门从事以现代手法描写古代侠义志士，以处女作《绝代天骄》轰动台、港、澳地区其风格独特，扣人心弦，将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举凡忠义、憨直、豪气、阴险……等，个个分明以精彩的侠义谐谑系列独开一派，又因本人风流倜傥，被读者视为现代武侠派的金庸，令老一辈武侠作括目相看，其作品销量和金先生的作品不相上下之分。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奇男异女育怪子 | (1) |
| 第二章 | 孤心苦诣育奇才 | (25) |
| 第三章 | 草原飙马够刺激 | (56) |
| 第四章 | 杀手生涯本是梦 | (82) |
| 第五章 | 魔城杀靡花样多 | (111) |
| 第六章 | 杀气腾腾热血扬 | (145) |
| 第七章 | 草原成亲够别致 | (173) |
| 第八章 | 潜龙冲天江湖行 | (200) |
| 第九章 | 莽张飞客串红娘 | (227) |

目 录

- 第十章 冷面杀手成娇妻 (253)
- 第十一章 心血来潮选盟主 (281)
- 第十二章 喜从天降任盟主 (309)
- 第十三章 众人皆想利用吾 (337)
- 第十四章 吾就逗逗你们吧 (364)
- 第十五章 马仔发飙有够恰 (390)
- 第十六章 马仔发情有够美 (421)
- 第十七章 帅哥发飙血肉飞 (448)
- 第十八章 帅哥发情群雌伏 (474)

第十章 冷面杀手成娇妻

丑寅之交，坟场终于风平浪静了。

黑蛇耗力过钜，已经昏趴在史囚身上，史囚却一时陷入难以形容的奇妙境界之中了。

显然，他也嚐到了甜头。

却听“哈，小兄弟，滋味如何？”

史囚立即自妙境醒来。

黑蛇悚然一查，立即循声望去。

“呼”一声，藤盾已经砸向她的背部。

她急忙向右翻去。

倏觉下身一阵裂疼，她不由闷哼出声。

史囚却跃起身，以掌扳住藤盾。

“小兄弟，松手。”

“老哥，你为何要如此做？”

“她以迷药迷倒我，又再百般捶打，辱骂我，该死。”

“不行，她的朋友已经替她顶罪了。”

“不够。”

“为何不够？你已经宰了九人哩。”

“她不死，便永远不够。”

“她是我的人，别动她。”

“小兄弟，你不是当真的吧？”

“我很认真。”

“小兄弟，你一定没有接近过马仔吧。”

“不错。”

“哈哈，难道你会为她着迷，哈哈，似她这种货色，垂手可得，你放放手，老哥日后必再送来更正点马仔。”

“不必，我只要她而已。”

“当真？”

“不错。”

“小兄弟，她未必跟你，你懂吗？”

“我懂，我只求心安而已。”

“你……傻瓜，你瞧，她走了。”

史囚一偏头，便瞧见她手指一套黑衫裤踉跄掠向远处，他立即沉声说：“老哥，别再追留此事，好吗？”

“小兄弟，你救了我，我该给你面子，不过，我仍然要劝你一句话，别太认真，她会随时宰你。”

“我自有分寸。”

“唉，小兄弟，我不能沾女人，所以利用你毁那女人，想不到你却认真起来，我反而害了你哩。”

“不，我自有分寸，老哥，你方才被扁昨好似快要死了，怎么突然神勇得要命，太令我佩服了。”

“哈，那些人不知道我之罩门所在，所以被我瞒过了。”

“佩服。”

“小兄弟，你更会瞒人，你是谁家之传人？”

“不能说，你不会追问吧。”

“不会，我也有不，对你说之事。”

“谢啦，你办妥那件事了吗？”

“没有，我听说此地要选拔五省盟主，可能会来不及人，我打算回来此地好好的探一探。”

“高明，你遇见了令师了吗？”

“没有，我饿了，我该走了。”

“等一下，且容小兄弟略尽地主之宜吧。”

“不必，我会连累你。”

“这锭银子请笑纳吧。”

“不必，谁敢问我收钱呢？”

“何必经常吃霸王餐呢？”

说着，他立即抛出银子。

申明以盾接住银子，立即离去。

史因望着身上的破衫裤及血迹，秽物，不由苦笑出声。

他匆匆向四周尸体一望，立即劈出一个深坑。

他便一一将尸体放入坑中。

他正欲覆土，倏听一声冷哼。

他不用瞧，便明白是黑蛇。

他便默运龟息大法及偏头大法。

果见一身黑衣劲装的黑蛇冷肃的行来。

他便佯作羞惭的低下头。

她走到他的身前，便疾拍向他的心口。

“砰。”

她不由啊了一声。

因为，她想不到他不会闪避呀。

“砰。”

她掠前一瞧，立见他已嘴角溢血。

他的双腿倏蹬，立即偏头闭目。

她不由啊了一声。

她不由蹲睛去探视他的脉象。

安啦，脉停了。

她伸手至他的鼻孔前，立觉鼻息已停。

她怔了一下。

“你……你为何不躲？你死了，叫我贺千玉今后怎么办呢？

你……你怎么不躲呢？”

她泪下如雨。

她喃喃叫着。

良久之后，她跪在他的身边说：“良人，你原谅我吧，良人。”

她便劈坑徐徐放入史囚。

她边哭边覆土，不久，便出现一个小坟。

她不由趴在坟上痛哭。

雄鸡终于长啼，她悚然而醒。

她便取出化尸伙倒入那堆尸体坑中。

黄烟滚滚。

异臭阵阵。

她却趴在坟上轻泣着。

不久，那九具尸体已化得一千二净，她拭去泪水，便取出灵药服下，再坐在坟前调息。

辰初时分，两名青衫青年疾掠而来，行礼道：“主人有请姑娘。”

“何事？”

“主人能明白申明为何尚龙在街上行走。”

“我一时不察，不知他练有异功，致被他冲开穴道伤人逃去。”

“这……”

“我待会自然会向主人禀报，你们回去吧。”

二人立即离去。

黑蛇又怔视小坟一阵子，方始离去。

盍茶时间，一位灰衣中年人已掠到坟前，只见他朝四周一看，立即开始掘坟了。

不久，他已经平抱出史囚。

只见他轻轻一拨史囚的胸口及腹下开元穴。

史囚立即唉了一声，睁开眼睛。

“球球，是姑姑。”

“啊，姑姑，你怎知球球在此？”

“姑姑昨晚一抵达花店，便获悉你到此地，姑姑来之时，正好瞧见她趴在你的身上哭泣哩。”

史囚脸儿一红，便叙述详情。

“好球球，你这招苦肉计甚妙，她一直独坐到盏茶时间才离去，可见她已经充满悔意了。”

“今后，她若再遇上你，必然是惊喜交集，你再找机会善待她，必然可以完全征服她。”

“是。”

“你需要运功吧。”

“是的。”

“姑姑替你护法，快。”

说着，她便掠立在坟上。

史囚一运功，立即专治心口。

没多久，他已经悠悠入定了。

田益梅瞧得暗喜：“好妙的龟息大法，好球球，姑姑相信你必然能够复仇及顺利的出入头地。”

半个时辰之后，史囚呈气醒来。

她抛来一套衣衫，便望向远处。

他便尴尬的更衣。

“姑姑，请坐。”

“球球，你回去吧。”

“姑姑欲往何处？”

“姑姑去瞧瞧来自各地的江湖人。”

“姑姑何不搬来花店居住？”

“不妥，咱们一明一暗，较方便行来。”

“是。”

“本庄尚有十二人在洛阳，你可要随时注意他们的暗号或暗号，因为，我随时会吩咐他们找你。”

“是。”

“走吧。”

两人便掠向远处。

九月八日一大早，一位中年人突然来花店订下所有的莲花，而且吩咐要在午前送往技台前。

史囚四人立即开始采收及打包。

半个时辰之后，史囚和中年人各自挑着两大捆莲花入城。

沿途之中，处处可见江湖人物在走动或在酒楼茶店高谈阔论，史囚二人便靠边默默行去。

不久，他们已经抵达布置在南门外的技现场，史囚立即暗道：“哇，挺气派的，明日该来瞧瞧。”

只见宽敞平坦的十余甲地面中央布置着一大二中三个高

台，四周地面则共约摆着五千张长板凳。

凳前及凳后分别插着木牌，牌上各写着“参观席”三个大字，显然这万余个座位是各异人士之座位。

左侧中型高台前悬着一个横匾，写着“贵宾台”三个金字，台上整列的排着六十张太师椅。

椅上披闾红布软垫，倍添喜气。

右侧中型高台前则悬着一个锅有“迟手台”金字之大匾，台上则亦摆着一百张红布太师椅。

上层较窄，不过，却摆着六张铺有鹅黄布之太师椅及另外悬闾一块“裁判台”金字之大匾。

三台皆结着红彩球及缎带，倍添喜气。

居中技台之柱上更挂着三付对联。

“北风吹不绌英雄眉”

“五湖四海英雄好汉”

“省力劣时点到为止”

哇，妙哉。

史囚匆匆一瞥，便暗自叫好。

却见那名前来订货之中年人忙步行来说：“二位辛苦了，请把莲花送到台前的空地上吧。”

史囚二人便跟着行向台前。

此时，居中技台上站着十余人，一名英姿焕发的青年正那十余人说明技之程序。

一痊满头乱发的魁梧老者站在中央聆听，其科的十二名老，中年人则含笑在旁作陪。

显然，那位青年正在作“简报。”

史囚一走近台前，不由好奇的向银发老者。

银发老者目光一扫，立即双目倏亮。

史囚立即低头蹲下去放下那两捆莲花。

老者立即又望向那名青年聆听简报。

不久，史囚二人拿着扁担向外行去。

老者却转头望着史囚的步法。

那青年怔了一下，立即住口。

史囚不用回头，便知道银发老者在瞧他，他便继续行去。

老者脸上一惑，忖道：“此子器宇轩昂，分明有不俗的修为，步伐为何却是和凡人相同呢？”

他又瞧了不久，便又望向青年。

青年便又继续简报。

史囚跟着中年人步离现场，便行向南门。

他们刚入城，倏见青衫青年自一家酒楼内快步行出，她望了史囚一眼，双目立即大睁了。

她几乎目瞪口呆。

史囚一见她的双颊稍细，心不由暗道：“她瘦了，难道她真的对我有情？或是她被悔恨所折磨呢？”

他立即轻轻颌首。

此人正是黑蛇贺千玉，她乍见史囚颌首，心知他果然尚在人间，她的双颊肌肉不由连颤不已。

她激动极了。

“爹，孩儿有事要留下来。”

中年人立即接过扁担离去。

“坟场一会。”

说着，她便先行离去。

史囚一见她行向相反的方向，立即前行忖：“她一定要摆脱别人，我可别轻易的连累她。”

果然，他低头行入坟场之后，立即瞧见她自右前方的一个坟后行出，然后再转身朝前掠去。

史囚便跟着掠去。

不久，她已经停在一个大坟前。

她朝四周一看，便疾点向墓碑上的那个“赵”字。

立见墓碑右侧之那块青石向下陷去。

她朝他一招手，立即掠向下陷处。

史囚毫不犹豫的跟着掠入。

赫见地下摆着一个大铜棺，棺之两侧是青石地面，而且颇为干净，显然经常有人出入此地。

她朝铜棺右角一按，人口处之青石立即自动合上。

墓内立即一暗，不过，史囚仍然瞧见她坐在棺旁石上，他便上前徐答的坐在她的对面。

“姑娘，恕在下……”

“别客套，你为何没死？”

“家师及时救回在下一命。”

“可能吗？你已经断气及埋入土中呀。”

“在下中掌后尚存一口气。”

“这……这是什么功夫？”

“恕难奉告。”

“你……以你我之关系，你尚欲瞒我吗？”

“在下尚不明白姑娘之心意。”

“这……我……我要如何说，你才肯相信我？”

“你若肯嫁我……”

“这……为什么呢？”

“恕难奉告。”

“姑娘是因为从事杀手生涯而……”

而她的双目倏亮，立即扬掌拍来。

史囚原式不动的向右一滑，她立即沉声说：“你是谁？为何说我是杀手？”

“家师说的。”

“令师是谁？”

“恕难奉告。”

“罢了，不过，我是杀手，我另有主人，所以，我不能嫁人。”

“在下愿意面见令主人提亲。”